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聖主及臣等謀議無窮聖德勳北胡等遠近發難補其一二聖主都皇沈鑿

元紀三十八

起強國協洽七月盡著雍
滯滯七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秋七月關中兵勝負猶未決庫庫特穆爾謂孫壽趙恆曰今當何如竝對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兵將相持不決所畏者惟摩該耳宜抽摩該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搗鳳翔覆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關中既定然後出兵

以討江淮破之必矣庫庫卽行其策檄摩該率兵攻鳳翔甲申命伊蘇提調武備寺吳右相國李善長等勸王卽皇帝位王未許善長等復力請王曰吾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卒致覆滅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吳給府州縣官之任費錫綺帛及其父母妻長子有差著爲令己丑雷震吳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王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遂赦獄囚方國珍之初降吳也約杭州下卽入朝已而據地皆若且使通於閩圖爲掎角吳王聞之怒遣使責國珍

賈禪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曰爾早改過效順猶可
保其富貴不然爲偷生之計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
反爲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書至國珍
大懼集弟姪及將佐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蘇州未
下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蜀庸曰江左兵多步騎其如
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爲然唯邱楠爭曰二人所言
非公福也唯智可以決事唯信可以守國唯直可以用
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
智旣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
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聽命庶幾可視錢俶乎

國珍素憊鬪不能決唯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爲泛海計
辛丑吳置太常司農大理匠倫四司 是月李思齊
遣部將許國佐薛穆飛會張良弼圖魯卜兵屯華陰時
命圖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命部將鄭應祥
守陝西而自還鳳翔 龍見於臨朐龍山大石起立

摩該部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及摩該奉檄調往陝西
行至衛輝諸將夜謀曰我輩官軍殺南兵可也今聞
欲趨鳳翔鳳翔亦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其謂之何其
眾俱以爲然遂相約扶摩該爲總兵摩該善論兵先爲
察罕特穆爾所信任關係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勇

寇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服庫庫特穆爾摩該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遣部將北奪彰德西奪懷慶

薩藍托里特里錫巴延特穆爾李國鳳進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各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於

一自內制外庶幾天下可爲又摩該一部背庫庫而向朝廷亦宜別佗名號以旌異之太子如其言以請八月丙午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

稽古徵今卓有成憲阿裕實哩達喇

舊佗愛錄職理達臘今改計安

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畀以王齋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朕遺朕憂詢之眾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領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巴延達世進取川蜀以少保圖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總領本部軍馬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各支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

部軍馬固守汛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
滌慮同濟時艱 摩該所遣部將至彰德詐爲使者以
入遂據之至懷慶庫庫守將黃瑞覺之城閉不得入庚
戌摩該殺衛輝守將余仁輔彰德守將范國英引軍至
清化聞懷慶有備復還彰德上疏言庫庫特穆爾罪狀
詔以庫庫特穆爾不遵君命宜黜其兵權就令摩該討
之又摩該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號忠義功臣
辛亥特穆爾布哈進封淮王 甲寅以右丞相鄂勒哲
特穆爾翰林承旨達爾瑪平章政事鄂勒哲特穆爾竝
知大撫軍院事 癸丑吳園北方止及社稷壇成竝做

漢制爲壇二成 丙辰鄂勒哲特穆爾言大撫軍院專
掌軍機今後迤北軍務仍舊制樞密院管其餘內外諸
王駙馬各處總兵行省行院宣諭司一應軍情不許隔
越徑移大撫軍院 以詹事院同知李國鳳同知大撫
軍院事中書參知政事鄂勒哲特穆爾爲副使左司員
外郎耀珠舊倫咬住今改樞密院參議王宏遠爲經歷 庚申

鄂勒哲特穆爾言諸軍將士有能用命效力建立奇功
者請所賞宣敕依常制外加以忠義功臣號從之時詔
書雖下諸將皆不用命李思齊問摩該爲變關係浩爾
齊夜遁遂解兵而西托音特穆爾盡劫掠山東民畜而

西邊衛輝庫庫特穆爾盡率河洛民兵北渡懷慶摩該
懼庫庫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劫掠衛輝民畜而北
屯彰德朝廷無如之何 闕保列庫庫罪狀於朝舉兵

攻之 辛酉命鄂勒哲特穆爾仍前少師知樞密院事

伊蘇仍前太保中書右丞相特哩特穆爾以太尉爲添

設中書左丞相 丙寅立行樞密院于阿南達察罕諾

爾

舊倫阿難答察罕腦兒今改

命陝西行省左丞相圖魯仍前少保

兼知行樞密院事 戊辰命特哩特穆爾仍前太尉左

丞相知大撫軍院事中書右丞陳敬伯爲中書平章政

事 吳王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爾父子數年前與

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羣雄殪子嬰於咸陽戮商辛于牧野以清區宇今整兵取河南已至淮安爾若能奮然來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

己巳吳太廟成四世祖各爲廟高祖居中曾祖居東第一廟祖居西第一廟攷居東第二廟 吳王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戒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 九月甲戌朔義士戴晉生上皇太子書言治亂之由 命中書右丞相伊蘇以兵往山東參知政事法圖呼喇分戶部官一同供給 乙亥以兵起進南百姓供給繁重其真定河南陝西山東冀寧等處除軍

人自耕自食外與免民間今年田租之半 辛巳庚戌
將軍徐達克蘇州執張士誠時圍城既久熊天瑞教城
中佗飛礮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
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達督將士
破封門常遇春破閫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
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周仁立柵以補
外城傑及周仁潘元紹皆降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
登城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
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
騎初士誠謂其妻劉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必不

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城破自焚死士誠獨坐室中達
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決戶令
降將趙世雄挽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
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
中途易以戶扉昇至舟中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
左丞饒介等并元宗室神保大主赫罕等皆送建康而
誅熊天瑞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之先集將
士申明王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
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
其右號令嚴肅軍士不敢妄動居民宴然 癸未吳王

聞蘇州已破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取無錫州仍命大都督府副使康茂才繼之又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率勇士千人赴淮安候師期又令濠州練習平鄉山寨軍會取膠州登萊又命江淮衛以兵千人守禦邳州

吳徐達等遣兵取通州乙酉次狼山其守將率所部降無錫莫天祐以城降於吳初天祐附張士誠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亦羈縻而已徐達數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見天祐曰張氏執縛縱固守將誰爲一城生命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沈思良久乃許降翼總城

下納款於廷瑞廷瑞喜曰城不受兵皆汝力也翼還告
天祐遂出降 己丑詔伊蘇以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
薩藍托里以中書左丞相分省大同 吳朱亮祖駐軍
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 徐達遣人送張
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
起昇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
長怒王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或異士誠之死
俞本記事錄云上合御士拉於竺橋御杖四十而死焚
處於石頭城九朝談纂云以弓弦勒殺之國初事蹟云
命縊殺之今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
從明史本傳淫佚又闔於斷制欲以得士要譽士有至者無問賢不

尚執重其贈遺與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趨之及士
信用事疏簡舊將奪其兵權由是上下乖疑凡出兵遣
將當行者或臥不起邀求官齎美田宅卽如言賜之及
器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
類此士信愚妄不識大體士誠委以政卒以亾其國而
士信之敗又爲王蔡葉三參軍所誤至是駢誅竝殺潘
元紹磔莫天祐又有周侂者山陽鐵冶子也以鞮斂至
上卿城破被獲言於主者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
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曰亾國賊尚不知死罪耶遂殺之
民大悅曰今日天開眼 辛卯吳置宣徽院改太醫監

爲太醫院 甲午吳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湯盤降

丙申太師旺嘉努

舊倫汪家奴今改

追封克王諡忠靖

丁酉

吳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師拒戰亮祖擊敗之指揮嚴德中矢死德采石人也 戊戌吳王遣使以書送

元宗室神保大王及赫罕等九人於帝又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於朝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屬軍門從此心自以爲忠安能免於人議若有它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 己亥沂州王宣遣其副使權苗芳謝過於吳吳王遣鎮撫侯正紀往報之 辛丑吳王命於泗州靈壁取石制磬湖州采

洞梓制琴瑟 吳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
遇春鄂國公賞賚有差王諭諸將曰江南旣平當北定
中原毋狃于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味遠圖翌
日達等入謝王問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恩皆
置酒相慶王曰吾豈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
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酣
歌逸樂今竟何如 吳朱亮祖克台州初方國瑛聞吳
師至卽欲遁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
城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拒守然士卒懷懼
往往有逃潰者亮祖攻之急國瑛以巨艦載妻子夜走

黃巖亮祖入其城遂下仙居諸縣國瑛之遁也挾總管
趙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輿舍於民家絕粒死琬璉之
第也 癸卯吳新內城制皆朴素不爲雕飾王命博士
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閒又命侍臣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閒王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
用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有言瑞州出
文石琢之可以發地王曰爾導予以侈麗豈予心哉
冬十月甲辰朔吳王謂中書省曰軍中士因戰而傷者
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合於宮牆外周
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

因給糧以贍之 吳王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

求遺賢於四方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摩該以兵入山

西定孟州忻州下鄴州遂攻真定詔伊蘇自河閒以兵

會摩該已而不果命伊蘇還河閒摩該還彰德 乙巳

皇太子奏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信爲山東行省平

章政事兼知行樞密院事立中書行省于真定路加司

徒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宣爲沂國公 吳命百官禮

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左相國爲右餘官如之又定

國子學官制以博士許孖仁爲祭酒劉承直爲司業改

太史監爲院以太史監令劉基爲院使 朱亮祖兵至

黃嶽州方國瑛遁海上守將哈爾魯降 丁未享於太

廟 吳王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名

存垂訓於天下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

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有江州總管李黼

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褒崇前代忠

義所以厲風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

子詔庫庫特穆爾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

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倉邑其弟托音特穆爾以集賢

學士與庫庫特穆爾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

倉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庫庫特穆爾所總諸軍在

帳前者命白索珠

舊作白瑣
住今改

浩爾齊統之在河南者中

書平章政事李克彝統之在山東者太保中書右丞相
伊蘇統之在山西者少保中書左丞相薩藍托里統之
在河北者知樞密院事摩該統之唯關係仍統本部諸
軍庫庫特穆爾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是日赦天下

吳置御史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
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王諭之曰國
家所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
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於此其職實惟
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徒擁虛位

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甲寅吳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爲副討方國珍於慶元 壬戌吳命中書省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楊憲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初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猾之吏得以因緣爲

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
以去繁熒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
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采上吾與卿等面議斟
酌庶可以久遠行之 丙辰吳王遣使以書遺李思齊
張良弼使息兵解鬥思齊等得書不報 辛酉吳王謂
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
則庫庫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將
亾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今南方已
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
挺竿而可勝也都城旣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

可建瓴而下矣王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漢
入不能卽被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
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
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
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旣
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諸將
皆曰善 甲子吳王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
討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掌軍國重事常遇春爲副將
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
達遇春兩人才勇相類遇春慄疾敢漢入而達尤長於

謀略遇春每下城邑不能無誅僂達所至不擾卽獲壯士與謙結以恩義俾爲已用至是吳王面諭諸將曰御軍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眾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遇春然身爲大將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 吳王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又命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周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文輝初爲王卷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 乙丑以集賢

大學士丁好禮爲中書添設平章政事 吳王遣世子

及次子往謁臨濠諸墓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過

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 丙寅平章內史

關保封許國公 吳王以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官

民令速歸附 丁卯吳大將軍徐達等師次淮安遣人

招諭王宣及其子信 己巳吳王以大軍進取中原恐

托音特穆爾乘閒竊發命廬州安豐六安濠泗蘄黃襄

陽各嚴兵守備 吳湖廣行省遣兵取寶慶新化縣擊

守將麻周破之 吳朱亮祖進兵溫州克其城方明善

先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其守將謝伯通以城降 辛

未沂州王信既得徐達書乃遣使納款於吳且奉表賀
平張士誠吳王遣徐唐李儀等赴沂州授信江淮行省
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令所部軍馬悉聽大將
軍節制時信與其父宣陰持兩端外雖請降內實修備
王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 十
一月癸酉朔吳朱亮祖襲敗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
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 乙亥明昇遣其臣
鄧良叟聘于吳吳王命良叟從大將軍觀所下城邑

丙子吳徐達師次下邳都督同知張興祖由徐州進取
山東 己卯吳徐達兵至榆林鎮僉院酈毅鎮撫孫惟

德降達令黃逢等守之 庚辰吳平章韓政師次梁城
同知樞密院盧斌僉院程福等降 辛巳吳征南將軍
湯和克慶元先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
其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溫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
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屬官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驅
所部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珍以眾迎戰和擊敗
之擒其將方惟益等國珍率餘眾入海和遣師慶元徇
下定海慈谿諸縣 吳王遣使至延平招諭平章陳友
定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設吳使者滌其血酒甕
中與眾酌飲之誓於眾曰吾曹竝受朝廷厚恩有不以

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巡視福州嚴兵爲拒守計

徐唐等至沂州王宣不欲行乃使其子信密往莒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綱等詐來犒師以緩攻徐達受而遣之仲綱等既還宣卽以兵劫徐唐等欲殺之唐得脫走達軍達卽以師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遣梁鎮撫往說宣陽許之尋復閉門拒守達怒遂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殺惟德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莒海州及沐陽日照贛榆沂水諸縣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信殺惟德執宣戮

之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乙酉吳定大都督府及鹽運
司起居注給事中官制 方國珍遁入海島己丑吳王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自海道會湯和討之國
珍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 丙戌以
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知樞密院事鄂勒哲特穆爾平
章政事巴延特穆爾竝知大撫軍院事 庚寅吳王遣
使諭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
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以斷援兵使彼
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
益都卽宜進取濟寧濟南二郡旣下則益都以東勢窮

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
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星紀望後火逐金過
齊魯之分太史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 方國珍
部將多降於吳湯和復遣人持書招之壬辰國珍遣郎
中承廣員外郎陳永詣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善明則從
子明鞏等納省院諸印 乙未以知樞密院事摩該爲
中書平章政事太尉中書左丞相特哩特穆爾爲大撫
軍院使 是日冬至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歷王謂
院使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歷似爲太遲今於
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歷成將

刊布基與其屬高翼以錄本進王覽之謂基曰此眾人爲之乎對曰是臣二人詳定王曰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歷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時鄭國一辭命必草創討論修飾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缺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歷乎公等須各盡心務求至當基等乃以所錄再詳校而後刊之 丙申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 丁酉命關係分省於晉寧 庚子吳克滕州初徐達令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實略滕州其守將初議固守已而遁去遂克其城 辛丑吳徐

達攻下益都平章李老保降宣慰使巴延布哈

舊倫著
諱不花

今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達遂徇下壽光臨淄昌

樂高苑令指擯葉國珍等守之初吳軍壓境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布哈還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爲終養已乃趨官舍坐堂上吳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旣而面縛之巴顏布哈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豈冒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嚕珍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李老保陽武人又名保保從察罕特穆爾起兵數有功後爲平章畱守益都至是降送至建康後從吳王如汴王使招

諭庫庫特穆爾庫庫鳩殺之 壬寅吳胡廷瑞率師
杉關略先澤下之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與翰林
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喞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
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伊蘇出
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
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爲
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
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在
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以南軍遠而輕庫
庫近而重也今庫庫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

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庫庫弱而輕南軍強而重也
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絃更張而撫軍諸官亦
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庫庫黨與離散豈能復
肆跋扈若令將見調軍馬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蘇
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
於前說動以言者爲爲庫庫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
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奏
不報 吳王召浙江按察僉事章溢入朝命其子存道
守處州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悉平
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征閩諸將何如溢曰湯和由海

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
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策也王卽命文忠屯
浦城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吳律令成王
與諸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
一百四十五條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
命有司刊布中外 乙巳吳徐達等將發詣都遣使往
樂安招諭俞勝時勝兄寶爲帳下所殺勝代爲平章領
其眾明日達師次長山北河般陽路總管李至等詣軍
門降於是所屬淄川新城等縣皆望風款附 丁未吳
都督同知張興祖至東平平章馮德棄城遁興祖遣指

揮常守道千戶許秉等，追至東阿參政陳璧等以所部
來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右丞杜天佑、左丞蔣興隆
戊申，孔子五十六世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聞吳軍
至，率曲阜縣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張興
祖，興祖禮之。於是兗東州縣皆來降。方國珍遣其子

明完奉表謝罪於吳，吳王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表
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辯，而恭王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
國珍書曰：「吾當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戊申，吳
宋迪使山東還，言張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
即使領舊兵進取，王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有

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往諭興祖今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畱也

吳徐達至章邱守將石丞王成降庚戌至濟南平章

達多爾濟

舊倫達朱兒只今改等

以城降達命指揮陳勝守之

吳胡廷瑞至邵武守將李宗茂以城降 吳張興祖兵

至濟寧守將陳乘直棄城遁吳兵遂入守之 辛亥吳

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

潰能慮乎敗乃可無敗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

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勉之 密州守將邵禮請吳徐達

降 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所部謁見湯和于軍門得

士馬舟楫甚多已而昌國州達嚙噶齊

舊倫達魯花赤今改庫哩

吉斯

舊倫闕里吉思今改

亦來降與國珍等並送建康吳王悉召

其臣以邱楠爲韶州同知又以表草出詹鼎手命官之

其餘悉徙濠州浙東悉平 壬子樂安俞勝遣郎中劉

啓中等詣徐達納款 癸丑吳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率

文武百官奉表勸進王不許羣臣固請王曰中原未平

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而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 丁巳吳胡廷瑞何文輝師

至建陽守將曹復疇出降命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

蒲臺守將荆玉及鄒平縣尹董綱詣吳徐達降達以降

將鄺毅守鄒平指揮張夢守章邱唐英守蒲臺 己未
吳律令直解成王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
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天下
之人使之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則
犯法者自少矣 庚申以楊誠陳秉直竝爲國公平章
政事 吳王命湯和廖永忠吳禎率舟師自明州海道
取福州 辛酉吳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
縣克之 吳以凌統爲浙東按察使 壬戌俞勝自樂
安見徐達於濟南達遣勝還樂安畱其郎中楊子華
吳左丞相李善長率禮官以卽皇帝位禮儀進 癸亥

吳中書省議和池州徽宣太平諸府民出布囊迎糧王
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
爲囊亦易何用復取於民不許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
伊蘇太尉知院托和齊中書平章政事呼琳岱摩該知
樞密院事蕭章圖沁特穆爾汪文清噶爾等會楊誠陳
秉直巴延布哈俞勝各部諸軍同守禦山東又命關保
珠爲聲援時猶未知俞勝之降吳也 吳王御新宮以
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其略曰如臣可爲生
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當烈風
異景使臣知之 吳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 丙

寅以莊嘉爲中書參知政事 吳王命世子及諸子名以諸子年漸長成宜習勤勞命內侍製麻履以行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行其一 吳定內使冠服制凡內使冠用烏紗描金曲角帽衣用胸背花圓領窄袖衫烏角束帶 吳左丞相李善長等進儀衛王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善長曰此誇大之詞非古制也命去之 吳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州縣 己巳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將安然各降於吳 蒲臺民有供芻藁違令者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達送之建康吳王嘉其孝并其父宥之 庚午吳征南

將軍湯和率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吳軍入杉關乃畱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相掎角時和等行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平章庫春所殺吳師登岸將圍城庫春領眾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眾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吳師於臺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門和擊殺之賴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

赴水死行宣政院使多爾瑪不屈下獄死時僉院拜特
穆爾居侯官聞吳軍攻城急歎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
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刎
和入省署撫輯軍民遣袁仁暨員外郎余善招諭興化
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分兵略定 辛未吳
王以山東郡縣旣下命官撫輯 吳定各縣爲上中下
三等稅糧十萬石以下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
以下爲下縣 吳減金華田租初得金華時軍食不給
知府王崇顯請增民田租以足用民頗病之至是浙江
平章李文忠以其事聞遂下令免所增之數 是月詔

陝西行省左丞相圖嚙總統張良弼圖魯卜孔興一枝
軍馬以李思齊爲副總統守禦關中撫安軍民圖魯卜
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復山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其勤
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復上
書皇太子言庫庫特穆爾兵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苟善
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
財游說之罪也況聞庫庫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猶未
自絕於朝廷今若遽加以悖逆之名使彼竟甘心以就
此名其害或有一不可言者當今爲國家計不過戰守遷
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于事故敢不顧嫌忌奉書以聞太子不報是歲集賢學士致仕歸賜卒

至正二十八年

是歲即明洪武元年謹遵通鑑輯覽八月以前仍書至正二十八年

春正

月壬申朔皇太子命闕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庫庫特穆爾拒命就僂擒擊以中書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爲御史大夫乙亥吳王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祀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爲左
右丞相餘功臣進爵有差 辛巳詔諭庫庫特穆爾曰
比者伊蘇上奏卿以書陳情淡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
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儉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
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管委任肅清江淮之意
卽將冀寧眞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搗徐沂以康靖
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爲王城
卿無以摩該爲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以西關保總
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 明帶刀舍人周宗
上書請敎太子明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做元制以

太子爲中書令明帝以其制不足法令詹同攷歷代東
宮官制選勳德老成及新進賢者兼領東宮官以李善
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
其詹事左右率府諭德贊善賓客等並以朝臣兼領諭
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
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
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
宮僚導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者欲
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職是故也晉周公教成
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怠

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請軍旅一有
緩急不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識之 甲申明遣使覈
實浙西田定天下衛所之制 壬辰明胡廷瑞克建寧
湯和進攻延平陳友定謀於眾曰敵兵銳難於爭鋒不
如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
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
明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
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
所部爭開門納明師入趨視友定猶未絕也昇出水東
門適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明帝詰之友定厲

聲曰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海殺之友定既死與化泉

州俱降獨漳州路達魯噶齊迪里密實

舊俗迭里彌失今改

以佩

刀刺喉而死

是月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係以

兵爲之守以庫庫特穆爾勢弱欲圖之也庫庫卽遣兵

據太原殺朝廷所置官

二月壬寅朔詔削庫庫特穆

爾齊邑命圖魯李思齊等討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免

罪惟孫壽趙恆罪在不赦太子復命關係等以兵會討

明定郊社宗廟典禮分祭天地冬至祀昊天上帝於

圜北夏至祀皇地祇于方北宗廟以四孟月及歲除五

享社稷春秋二仲月戊日祭歲必親祀以爲常

癸卯

武庫災 明以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

副之浮海取廣東 丁未明釋奠先師孔子於國學遣

使祭闕里 戊申明帝親祀大社大稷 壬子明定衣

冠如唐制 癸丑明常遇春克東昌守將申榮王輔元

死之遇春遂與徐達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

寧以舟師沂河進取河南 甲寅明平章楊璟師取寶

慶故興元紀倫己未今從明紀 丙辰庫庫特穆爾自澤州還守晉

寧關係遂據澤潞二州與摩該軍合 丙寅明兵取棣

州 三月壬申明左丞周德興取全州 庚寅彗星見

於西北 丙申明征西將軍鄧愈取南陽己亥徐達等

徇汴梁守將李克彝遁去左君勣竹昌俱降 李思齊
張良弼聞明師日逼以其軍退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
葫蘆灘調所部張德敘等守潼關思齊良弼皆遣使詣
庫庫特穆爾告以前此出師非其本心 明廖永忠率
舟師發福州先以書招廣東行省左丞何真使速降遂
航海趨潮州夏四月辛丑何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
籍郡縣戶口奉表降永忠以聞明帝詔褒真曰朕惟古
豪傑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賈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
羣雄固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朕方興嗟
爾真連數郡之眾乃不煩一兵不費一錢保境來歸

齊李奚讓焉永忠抵東莞真率官屬郊迎勞遂奉詔入
朝擢真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政異元史倫成作真既降取廣州今從明史

明指揮陸仲亨以兵下連州肇慶諸路廣東悉定 丙

午隕霜殺菽 丁未明始禘祭太廟免山東田租三年

戊申明徐達常遇春等自虎牢關入洛陽托音特穆

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銳卒二十餘騎

攢壘刺遇春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

從之托音特穆爾大敗梁王阿哩衰以河南降 己酉

彗星沒 丁巳明楊璟克永州

政異元史以克永州為三月間事今從明史

甲子明帝如汴梁 明徐達略定嵩陝陳汝諸州遣

都督同知馮勝擣潼關李思齊棄其輜重奔鳳翔張良
弼奔郿城五月明師入關西略至華州 明廖永忠進
取廣西至梧州達嚙噶齊拜珠降遂徇下潯州柳州遣
朱亮祖會楊璟收未下州郡 辛卯明改汴梁路爲開
封府召徐達至行在六月庚子朔達入見明帝置酒勞
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庫庫特穆爾遠
巡觀望潼關旣克李思齊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
勝直搗元都可不戰有也明帝曰善達復進曰元都克
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明帝曰氣運有盛衰彼今衰
矣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以防其侵軼可也 徐溝

地震 甲寅雷雨中有火自天墜焚大聖壽萬安寺

壬戌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 明師攻靖江久不

下楊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

乃遣指揮邱廣攻牐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

五道傅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克之先是參政張彬攻

南關爲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入立禁止之璟復

移師徇郴州降其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顏等廖永忠亦

克南寧象州廣西悉定 秋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

如火照人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 辛卯明

帝將發汴梁諭徐達等曰晉元之祖宗有德格天奄有

九有及其子孫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屠戮如仇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之日勿擄掠勿焚蕩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戊申命馮勝以右副將軍留守開封李思齊大會諸將於鳳翔時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師西至吐蕃東至商雒南至礮頭北至環慶擁精甲十餘萬惟與庫庫特穆爾干戈相尋明師日逼大都勢危坐視不救摩該關係攻庫庫特穆爾於平陽是時庫庫特穆爾勢稍沮而摩該關係勢張甚數請戰庫庫不應或師出卽退閏月

己亥朔庫庫謀知摩該分軍掠郡縣卽夜出師薄其營
掩擊之大收其眾摩該關係皆就擒庫庫特穆爾上疏
自理詔摩該關係開謀搆兵可治以軍法摩該關係皆
被殺 明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諸
裨將分道渡河徇河北地辛丑取衛輝癸卯取彰德丁
未取廣平師次臨清使參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指
揮顧時浚河遂引而北 丁巳詔罷大撫軍院誅知院
專巴延特穆爾等復命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太傅
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恆竝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伊
蘇以兵趨山東圖嚙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

以圖復汴洛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裁決庶務 壬戌

白虹貫日 癸亥罷內府河役 明常遇春克德州與

徐達合兵取長蘆扼直沽倫浮橋以濟水陸並進伊蘇

望風走 甲子庫庫特穆爾舊倫廣廓帖木兒今改自晉寧退守

冀寧 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舊倫卜顏帖木兒今改及明師

戰於河西務敗績死之明師遂逼通州 詔太常禮儀

院使阿魯渾等奉太廟列室神主與皇太子同北行何

魯渾及同官陳祖仁王遜志等言天子有大事出則載

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乃令還守太廟以俟 乙丑

白虹貫日始罷內府興造 詔淮王特穆爾布哈舊帖木

兒不花
今改

監國慶通

舊倫慶
童今改

爲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

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如皇太子太子妃同議避

兵北行左丞相寶勒們

舊倫失烈
門今改

及知樞密院事赫色

舊倫黑
廝今改

宦者趙巴延布哈

舊倫伯顏
不花今改

等諫以爲不可行

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

守柰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集賽

舊倫怯
薛今改

出城拒

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北走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江寧監生王景桓